

著名英文界書

著 夫 科 亞 利 波

鬥戰方後人敵在

譯 之 亮



行 刊 社 版 出 華 光 海 上

世界文學名著

在敵人後方戰鬥

波利亞科夫著

亮之譯

光華出版社刊

在敵人後方戰鬥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編 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彼利亞科夫	亮 之	光華出版社	宋韻松

總經售

生活書店·光明書局
上海呂班路六號·福州路九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朔版

有著作權 不得翻印

六月二十七日

戰爭已經五天了！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正在進行偉大的保衛祖國、反對希特勒匪軍的戰爭，事變的發生，和狂風暴雨一般，這幾天裏，除了懷中筆記簿上所寫的幾點簡短記述外，我沒有做過詳細的日記；不過事變越大，我的日記也就越短。

二十六日早晨，我記下了這樣的幾句話：「樹林邊。三角樓。坦克戰。馬爾科夫迎頭痛擊。石茲卡說：「箝他們的尾巴」。」

這天，我所能記下來的東西，就只有這麼多了。一直等到今天晚上，我才找到了時間來寫日記。

……六月二十二日，我正被差遣到西方特別軍區的一個駐防部隊裏去。

這很方便。在所有担任通訊員的同志中，我算離戰線最近的一個了。譬如飛機師，他們是非常重視第一次最先進和最深遠地來打擊敵人的。現在，我可以利用離戰線最近的機會，把頭一批從戰地發出的通訊首先寄到報館裏去。

我整天都在阿拉丁斯基同志所指揮的空軍聯隊司令部裏。

這時，我的周圍發生了偉大的事件。

阿拉丁斯基上校，是一個舉動敏捷，面貌美好的飛機師，他拿着顏色鉛筆，在一張鋪在地板上的

大地圖上畫來畫去。

無線電生把偵察機從空中電告的新目標報告上校。上校就用藍鉛筆尖『襲擊』這些註定了命運的目標，隨着就下命令。

幾架九架一隊的轟炸機先後起飛了。過了幾十分鐘，它們在歸途中發來無線電說：『目標——坦克隊，已經消滅了』。

卡拉科多夫的空軍大隊，剛剛在格羅德諾附近把敵軍的坦克隊炸垮了，炸得他們四散奔逃。空軍大隊在空戰時，擊毀了敵人兩架驅逐機。我軍的飛機一點也沒有損失。

我馬上就把這個消息電告莫斯科。我高興得很，我的通訊是最先到達莫斯科的，科長在電話中這樣通知過我。

和芬蘭白軍作戰的一切詳細景象，仍在我的腦海裏活躍。可是，我覺得，這次戰爭是更加殘酷百倍的……

我向編輯部請求，允許我同部隊一塊開上前線去，三分鐘後，我接到了總編輯的命令：『出發到前線去』。

『波利亞科夫同志，高興吧，勇敢地打吧，前途很大呵。』

晚上，我就隨同部隊開上前線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快接近前線。鐵路工人太忙，我們慫恿了。工作得真不錯！火車駛行如飛。幾乎沒

有停過車……

我穿過車箱平台，一直走到火車頭的司機棚裏。我和車上這一隊工作人員大約同行了兩點鐘。記下了他們的姓名，並連同代表全列車的謝詞，電告莫斯科汽笛報。駛行了整整的一天。我真的急得耐不住，——幾時才可以到達前線呵？

六月二十四日黎明，我們下了火車。在十五分鐘內，就把火車上裝運的大砲、無線電機、馬匹、彈藥、糧食等等完全卸下來了……。如果是演習戰卸，這樣短的時間固然是辦不到的。

這幾天裏，我和查庫特納少將以及拉克布拉特上校，談得很親密。查庫特納已經滿了五十歲，可是他還完全像一個年輕人。他在戰鬥中把身體鍛煉強壯了。從一九一四年起，就開始上火線，那時他還是一個兵士。

「德國人是我們的舊相識。我們曉得，用我們俄國的刺刀要去刺他們什麼地方。」——查庫特納笑着說。

白天我們到了師長加里茨基少將的指揮所。在開戰的第一天，這師就出發去迎擊突然闖進來的敵人，總共走了一百多公里路，現在部隊已經展開了，準備和闖入國境的希特勒匪軍進行遭遇戰。

周圍都是白俄羅斯的密松茂林，松林裏有無數縱橫錯綜的村路，還有兩條公路，東面的通到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都城——明斯克。這是法西斯黨徒前進的最重要的幹路。

我們的部隊都隱藏在森林中。林邊擺有大砲，砲口向着西方。每個砲兵連前面，都有兩三公里遠

的沒有樹木的開闊地，正好用直線瞄準來痛擊敵人。

加里茨基的指揮所駐在森林裏。我們化了很大的力量才通過了嚴密的汽車警衛圈，——到處都掛着電話線。

加里茨基在和一部份指揮官開會，給他們指令……他頭上戴着銅盔，身上穿着將軍服，上面披着一件僞裝的外衣。坐在一張小摺桌旁邊。桌上卻着綠色地圖，地圖在桌子旁邊好像桌布一般下垂着。他的年齡在四十五歲左右。面貌魁梧端正，直鼻樑，窄眼睛，森嚴的眉毛。

我瞧了他一眼，他那副嚴肅的面貌上顯着激勵的神色。

『打開地圖！劃戰線：從『史』村到『德』村。兩村都包括在內。烏克蘭斯克團：從『克』村（在內）起到三角樓（除外）止……』

加里茨基忽然眯着眼睛說：

『誰在那裏用鉛筆畫圖？不准畫！畫的地圖今天也許可能落到敵人手裏。要牢記着。』將軍用簡單扼要的話說明了作戰計劃。突然厲聲說：

『記錄下來！』

於是各指揮官都連忙在自己的小筆記簿上寫着。

『不要記！』

鉛筆都停止了。

所有在座的人都唯一服從這位威嚴的將軍的意志。他也就極力對部下的指揮官們解釋，使他們明白瞭解擺在他們面前的任務。

我決定留在加里茨基將軍那裏。查庫特納贊成我的意見。

我就向加里茨基作自我介紹。他握了握我的手，和藹地問：

『你說，你是一個通訊員麼？好的，就和我們一塊打仗吧。』

又照舊嚴肅地用命令的聲調說：

『參謀長，這位通訊員就同我們一塊行動吧。』

我懂得了，我們的談話已經完結。

晚上，我知道了，這個師有着豐富的戰鬥歷史。文件上把牠們叫做『第二十四薩馬拉—烏里耶諾夫斯克師』。

夫斯克師』。

這師是庫意般塞夫在一九一八年担任第一軍政治委員時編成的，當時歸第一軍指揮。

我在收藏獎文書的夾子中發現了一個歷史文件，敘述這師準備攻取列甌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

以及後來用英勇的衝擊佔領了這座城的情形。

一九一八年九月八日，第一軍得到了攻取西姆比爾斯克的命令。在各部隊中舉行了兵士大會，大

家一致高呼政治委員庫意般塞夫所提出的口號：『收復伊里奇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便是對刺傷

列甌的答覆』。

九月十二日紅軍收復了西姆比爾斯克。蘇維埃紅旗就在這座城裏飄揚起來了。

第一軍戰士們馬上拍電莫斯科，報告列甯說：

『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們已經把你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收復了，這是對你所受的一處創傷的答覆，而爲了回答你所受的別一處創傷，我們決定要收復薩馬拉。』

伊里奇拍了一封回電給這一軍的戰士和指揮官們，這師把這封電報珍重地保存起來了，作爲是聖物，作爲是護祐戰士們爭取新勝利、獲得新戰功的旗幟。

電文如下：

『你們把我的故鄉西姆比爾斯克城收復，就好像給我的傷口綁上了一條最靈效而又最好的繃帶一般。我覺得我自己的精神煥發、力量驟增。我恭賀紅軍戰士的勝利，並代表全體勞動羣衆感謝你們的一切犧牲精神。列甯』

這師因收復西姆比爾斯克，即是現在的烏里耶諾夫斯克城的抗戰，獲得了第一個紅旗勳章，而在芬蘭戰役中，又獲得了第二個紅旗勳章。

加里茨基少將是一個富有經驗的戰將。在帝國主義大戰時，他當過兵，從那時起，就知道德國人的技術。他是國內戰爭的參加者。自有紅軍以來他就在紅軍中服務。

六月二十五日。我們繼續向國界推進，前去迎擊德軍。我軍的各偵察支隊都在不斷地活動着。每天都發生了衝突——偵察戰。從加里茨基將軍的各種佈置看來，他顯然是想握住戰鬥的主動權。偵察

的結果，說明了敵人並不以為在這方面的戰線上會遇到重大的抵抗。顯然，加里茨基是預備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的。但是我沒有寫過絲毫的日記。

早上，我一起床就到將軍的帳幕裏去。他坐在那兒看地圖，思考着偵察隊長寫來的敵情報告。時機正好，這時我就馬上可以知道各種情況了……

『少將同志，早安！』

『早安！』——將軍淡淡地回答說，望都沒有望我一下。

『關於貴處的情況，可不可請你指教一些？』

『不要吵擾我！我要做的事是打仗，而不是指教通訊員。請你出去吧！』

這使我驚愕得很，於是囁囁着說：『我想詳細知道一些部隊的情形和目前的局勢……』

『我再說一遍：請你出去！』——將軍狠狠地釘了我一眼，厲聲說。

我決定即刻離開加里茨基。我覺得受了無理的侮辱……不，一分鐘也不要停留在這裏了！到在庫特納和拉克布拉特那裏去吧……

這時已經是晚上了，我還沒有起行。因為沒有同伴……。雖然加里茨基不告訴我，可是我在通訊處把所要知道的一切情形都打聽到了。加里茨基那裏，夜晚有一個短促的軍官會議。

我很想參加這次軍官會議。可是自尊心不讓我。我在樹叢後面聽到了會議中的一切情形。

……六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前衛部隊和法西斯黨徒接觸了。這一天是不能忘記的。在我眼前展開

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的情景。我師迅速地展開了，全部加入了戰鬥，戰線寬達三十公里，我們就在六公里正面的陣地上打擊敵人。向我們猛擊的是德軍哥特上將所指揮的坦克軍團的中央縱隊，以克羅賓斯多爾夫將軍的第十九鐵甲師當先突擊，第十二和第十八摩托化師跟縱前進。

藏在鋼殼裏的法西斯匪徒，正在向白俄羅斯的都城——明斯克進攻，我們的戰鬥任務，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拚命扼守白俄羅斯的都城，在這座城市的遠外圍上，擊退敵軍坦克縱隊的進攻。

每一顆戰士，每一顆心，都得到了命令：

『一步也不後退，前進，向敵人衝去！』

偵察營營長石茲卡少校偵察回來了。他是一個身軀高大，肩膀寬闊的漢子，滿臉風塵，聲調帶點粗魯。從他全部姿態看來，他顯得很有力量，很有自信心。一雙眼睛閃着快樂而傲驕的神色。少校報告說：『在前面公路和土路上停有上千的法西斯坦克。因為沒有燃料，開不動。』

石茲卡帶來了『人』證和『物』證：一個被俘虜的德軍軍士，以及我們偵察員在他自己所殺死的哥特將軍司令部軍官身上搜獲的文件和地圖，其中說明了敵人各師的位置，行進路線和任務。俘虜黑爾斯特，二十歲，在第十九鐵甲師中服役。穿黑短服，長褲腳的黑褲，底上釘有銅釘的靴子，——這是法西斯坦克手的普通服裝。黑領章上佩着有白色鋼質的骷髏和枯骨的標記。

黑爾斯特說得很。他們的坦克縱隊原定六月二十五日就要佔領明斯克，再過十五天就要到達莫斯科近郊。

法西斯黨徒制定了嚴密的計劃：第一縱隊向前猛進，接著是第二縱隊，然後是第三縱隊……。今天已經是二十六日了。但各隊仍在原來的地方。黑爾斯特證實說：的確有上千的坦克，因為缺乏燃料，都停在那裏無法移動。

『真好得很！』——加里茨基少將高興起來了。『馬上就送燃料給你們。而且還有多！去叫所有的砲隊指揮官都到我這裏來！……』

少將向砲隊指揮官們說：『你們有工作了，你們的節日到了。初次偵察來的材料在右茲卡那裏，其餘的你們自己去找吧。慢是不行的。火力準備好了後，即刻報告我。不過，誰想繼續和我在一塊打仗，那末就要在三十分鐘內把火力準備好。』

難道在師團中會有一個人不願意和加里茨基將軍在一塊打仗的麼？

砲兵司令杜布朗拉伏夫上校，也是和將軍一樣嚴肅的人，他報告說：

『少將同志，你的命令，我一定如期完成。』

砲兵司令馬上打電話到各砲隊去。包羅庚、加爾庚、伊凡諾夫各同志的砲隊都得到了命令。司令部的科長們都乘汽車飛奔到各砲隊去再行傳達這個命令。加里茨基將軍和杜布朗拉伏夫上校就出發到他們的觀測所去了。

果然，一百多尊各式各樣的大砲，按時放射着猛烈的砲火，轟擊法西斯坦克的軍營。

……我軍各砲隊發出的頭一批砲彈，就使敵軍坦克手隊伍——正像些說是一羣鐵甲匪徒——倉惶

失措起來了。他們急忙把所有坦克中剩餘的汽油灌到前列的坦克中去，就開始這些坦克，三十輛五十輛一隊一隊地向我們舉行反攻。

法西斯的坦克剛剛開出森林，就繞過三角樓向我們衝來了。我們幾十門大砲一直向着他們瞄準射擊。

在我前面三百米突的地方，有波波夫所指揮的曲射砲連。它的工作最緊張，因為它正佈置在公路上。約有三十輛敵人的坦克向它兇猛地衝來。

『快放！一直瞄準！』——波波夫的口令剛剛喊完，大砲的轟隆聲就把他的聲音掩蓋了……

法西斯的鐵龍用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上的速度向前猛衝。我們的砲彈直接炸在鐵輪下面，於是這條拼命前進的鐵龍忽然就在地上旋轉起來了……旋轉了兩三回後，——坦克就不動了。不，這不是坦克，而是鐵棺材，法西斯黨徒好像蛆虫一般，紛紛從棺材裏爬出來。步兵就來完成砲兵的工作。

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衝到了波波夫的砲兵連前面。它們在掃蕩波波夫的陣地，波波夫也在掃蕩它們。砲兵們轉動砲身，迎頭痛擊……

戰鬥剛剛結束，我急忙跑到弟兄們那裏去。有幾個人受了傷，砲手加爾慶陣亡了。其餘的戰士們臉上都被烟熏得漆黑，被火炙得通紅，血蹟斑斑，大家都站在敵人坦克的墓場中。十八輛熏得漆黑的坦克軀殼歪倒在這些大砲中間。我一面走，一面數。

『這是誰的功勞？是誰擊毀了的？擊毀了幾輛？』——我問波波夫。

波波夫目不轉睛地望着遠處的林邊，從那裏一定還有一批法西斯坦克開出來。他的暗黑的臉上燃燒着戰鬥的熱情。

『就算我們大家的眼。』——波波夫身也不轉回答說。

砲手石式科夫一口氣擊毀了五輛坦克，而且每次都是開頭一砲就打中了一輛。馬爾科夫少尉在兩米突距離前直線地擊毀了一輛坦克。砲長哈波夫、佐托夫、潘菲洛夫、中尉桑姆索諾夫、巴爾沙科夫，砲手加爾慶、巴爾菲諾夫、菲里波夫、仁納羅夫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博得了無限的光榮！

『不，我決不離開加里茨基，決不離開這些奇妙的人物！』

……六月二十七日。坦克戰今天還在繼續。法西斯黨徒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坦克來攻擊我們。可是石茲卡少校也得到了援兵：八輛重坦克——蘇維埃的鋼鐵，這是法西斯黨徒還沒有見過的。

『現在我要拚它們的尾巴了。』石茲卡鑽進一座這樣的『堡壘』時睜着聲音說。

石茲卡一直衝進了敵軍第十九鐵甲師的前鋒隊裏，碾着敵人的坦克，就好像碾着胡桃一般……

晚上，我到我們「紅軍戰士」報的編輯部裏去，幫助編輯員列特涅夫同志出版報紙的創刊號。

一看見自己的報紙的創刊號，真使人快樂得很！報頭上刊有大字標題：『昨天，我們幾個支隊，殲滅了敵人九十七輛坦克。我們要用準確的砲火徹底消滅法西斯毒蛇！』

整天都是砲聲和炸聲轟鬧不停……空中騰着一團一團的黑烟，這是法西斯的坦克被擊起火了。在我們獲得的戰利品中，有許多鮮紅色的大方巾，上面繪着一個白圈。圈的中心有像蜘蛛腳似的法西斯

的黑色卐字徽。這是法西斯坦克手們的信號巾；當空中出現了德軍飛機時，坦克手就把信號巾蓋在坦克上，表明它是「自家人」。

「這些東西要收藏起來。」——我向同志們說。

「對，這是有用的東西。」——石茲卡表示同意，眼睛狡猾地轉了一轉。

晚上，司令部做了兩天——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的戰鬥總結：在一眼就望見的坦克墓場上，法西斯坦克總共有二百六十五輛；死傷的坦克手在四百人以上……希特勒匪徒們是很久都不會忘記這位加里茨基少將的！

法西斯黨徒無力從正面擊潰我們，就實行迂迴運動，把我們從各方面包圍起來了。敵人飛機在散傳單：「你們四面被包圍了。你們已經陷入了絕境。趕快投降吧……」傳單反面印着我軍被圍的形勢圖。

加里茨基仔細研究着德軍散發的形勢圖。「好，謝謝他們幫助我們把形勢弄清楚了。」——他安靜地說。「少校同志，你去偵察一下，檢查檢查這個形勢圖吧。」

深夜，加里茨基召集了緊急軍官會議。

「我們已經處在敵人後方了。」——他的聲調異常嚴厲。「立刻把這種情形公開告訴全體戰士。不要有半點驚惶！黨員和青年團員應當以身作則，鼓勵全體戰士作戰。」

「我們在敵人後方了……」——我自己重複着這些字句，竭力想使自己對這種意外的消息習慣起

來。

夜是明亮的。我向人們臉上看去。砲兵團團長包羅庚，目不轉睛地望著加里茨基少將。這個富於熱情的人，用大砲轟擊法西斯的坦克縱隊，整整地轟了一天。被他破壞了的醫帶、車輪以及穿洞的鋼甲，堆得像山一樣……他這時在想什麼呢？

巴秀科夫中校的臉色看來很安靜。這是一個顧慮周到、遇事謹慎的指揮官，他正在暗中考慮什麼事情，他是不會被敵人弄得手慌腳亂的……石茲卡少校急得冒火，——現在他的偵察隊才能出發工作！我漸漸地安定下來了，而且堅信會有成功的結局……和這些人在一塊，根本不怕什麼包圍。

「我們光榮地爲我們的祖國撕殺過，——加里茨基少將繼續說，——難道我們會讓該死的法西斯黨徒來屠殺我們嗎？」

「決不！」——我們大家齊聲回答說。

「請聽下去！我們要一邊打一邊退，退到主要戰線方面去和紅軍匯合起來。今天我們就要改取敵後作戰部隊的情勢了。從現在起，我們就要用遊擊戰術來作戰了。我們要危害法西斯黨徒，弄得他們整夜不安，消磨他們的力量，要拼命打！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

加里茨基又一條一條地來說明我們的新生活法規，後來我們就把牠叫做「加里茨基將軍的法規」。

「……無論誰也不許用『據說』兩個字，只能用『親眼看見』四個字。要無情地反對空談和恐慌的傳說。」

『口糧平均分配。首先要使傷兵和偵察員吃飽。』——石茲卡特別喜歡這一條……

『要節省子彈，有了顯著目標才准瞄準射擊！』

『夜間在露天吸煙者槍斃！』

……我們從掩蔽部裏出來。大家覺得相互間更加親近了。

天快亮了。樹林裏在吵吵鬧鬧。我躺在地上，仰望星空，好久都睡不着……

六月二十八日

猛的轟隆一聲把我驚醒了……敵人的飛機來了。我藏在掩蔽部內。我們的高射砲在驅逐法西斯的偵察機。——看來，敵人的飛機並非偶然地在指揮所的上空盤旋。大概是有人指引它們……

黎明。朝霞透過樹林，是粉紅色的。

我又躺下去，但是現在已經被蚊子叮得睡不着了。滿臉滿手都叮起了疱，還加上許多搔傷。那些抽煙的人，可以用自己捲的煙捲的煙氣驅逐蚊子。三個人坐在樹下……一個貪饕餮地抽上一口，吐出濃煙，另外兩個很舒適地呼吸着這口『回了爐』的煙氣，——因為煙草太少……

許多人還在大睡特睡，頭靠在樹梢上或土堆上。每個人都給自己選擇了一棵樹或一叢灌木。這就是房子；人睡在這裏，轟炸時在這兒躲避，讀點舊報。只有一個維尼格維契，找不到一棵合身的樹